王荊公年譜考略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之一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一 自天禧五年至康定元年

宋眞宗天禧五年辛酉公生

臨江府名宦志曰王益字損之臨川人荆公父也宋天禧中判臨江軍清江縣古跡志曰維崧堂在府治内宋天禧中王益爲臨江軍判官其子安石生於此後人因名其堂曰維崧又縣志載王貢科甲題名記曰宋天禧中王公損之判臨江軍其子荆國文公生於此詩書福澤積久

而彌昌文章之華道德之光莫有盛焉者
考畧曰公生於天禧五年辛酉至哲宗元祐元
年薨年六十六公有酬吳冲卿見別詩同官同
齒復同科朋友婚姻分最多又祭冲卿文曰公
命在酉長我一時公先我茁我後公萎公二女
長適冲卿子安持又宋史馮京傳魏泰東軒筆
錄王明清揮麈錄朱翌猗覺寮雜志或明言生
於辛酉或明言得年六十六其他引用白雜事
甚衆自正史誤載年六十八後來以史學名家
者不特無一人正之且有因史誤而改爲生於

天禧三年己未正史之不足憑此譜開卷可見

矣昔漢范升奏不立左氏傳陳元謂升等所言

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

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也今予緝公年譜凡

後人指公瑕疵妄誕無稽非同小差則多於年

數不合得之首詳於此覽者得以考焉

乾興元年壬戌二歲

正月朔改元二月真宗崩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三歲

二年甲子四歲

三年乙丑五歲

四年丙寅六歲

五年丁卯七歲

六年戊辰八歲

臨川王氏登進士者眞宗咸平三年庚子陳堯咨榜王貫之安石叔祖也祥符八年乙卯蔡齊榜王益安石之父也慶歷二年壬午楊寘榜王安石六年丙戌賈黯榜王沆安石從弟也皇祐元年己丑馮京榜王安仁安石兄也嘉祐六年辛丑王俊民榜王安禮安石弟也治平四年丁

未許安世榜王雱安石子熙寧元年戊申召試
賜進士及弟王安國安石弟自歳平三年至是
共六十九年安石祖以下登進士者八人而毀
者乃云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何其妄也公誌貫
之墓曰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主客郎中明年
天聖七年葬和州之歷陽縣王氏起家登進士
自貫之始故錄於此
七年己巳九歳
八年庚午十歳
廣東省名宦志天聖八年王益以殿中丞知韶

州三年以憂去又四川省名宦志王益荊公之父祥符間任新繁修學校禮師儒與梅摯等唱和詩賦最多○考畧曰此紀年誤也祥符在位九年八年乙卯王益成進士年二十二

九年辛未十一歲

明道元年壬申十二歲

二年癸酉十三歲

公有傷仲永篇曰金谿民方仲永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當是楚公自韶州丁衛尉府君憂也

景祐元年甲戌十四歲

二年乙亥十五歲

三年丙子十六歲

憶昨詩丙子從親走京國浮塵坌並緇人衣

四年丁丑十七歲

十一月改元

憶昨詩明年親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磯是年楚公通判江寧府公亦隨宦于江寧也憶昨詩男兒少壯不樹立挾此窮老將安歸叉曰材疎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遐相希公自年十七

入時卽以稷契自命如此

寶元元年戊寅十八歲

是年十一月改元

二年己卯十九歲

二月十三日父益卒年四十六蓋生於淳化五年也楚公通判江寧旣卒於官塟於江寧牛首山子孫遂家焉憶昨詩吴天一朝畀以禍先子泯沒予誰依

康定元年庚辰二十歲

考略曰公康定元年二十歲明年二年冬則改

元慶歷姦公一生得免於詬厲者唯此二十年耳然已有荆公少年懷刺見濂溪之說乎特爲論之尤詳云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之二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二自慶歷元年至慶歷四年

慶歷元年辛巳年二十一

是年十一月改元

憶昨詩曰母兄呱呱泣相守三年厭食鍾山薇自寶元二年二月居喪至是服闋詩曰屬聞下詔取羣彥遂自下國趨王畿則入京師應禮部試也

慶歷二年壬午年二十二

是年三月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八百三十九人公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是年簽書淮南判官

葉夢得石林燕語曰本朝以科舉取士得人爲最盛宰相同在第一甲者惟楊寘審賢榜王禹玉珪韓子華絳王荆公安石三人皆又連名前世未有也

史本傳曰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

就正

進士上第

考略曰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一書在慶曆元年至二年再上歐陽第二書及歐公送曾鞏秀才序皆無一語及安石而子固遂歸臨川矣今曰介甫由歐公延譽擢第是猶子固稱道介甫于歐公與歐公傾服介甫之書皆未之入目而於二公相見之歲月全未之考也本傳一開卷而乖謬若此則由元人修史皆雜采毀者之言爲之而六七百年來從無有正其謬者予因取歐曾二公往來書牘備錄於后使知作僞者無之

而不毀而毀者之妄亦無之而不敗也據名臣
言行錄是說也出於温公瑣語

送孫正之序○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
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
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
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
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
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
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
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眞儒之效不白

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爽嗚呼予觀今之世
圓冠峩如大裾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
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于揚得友
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
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
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
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
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
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
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

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歷二年閏九月十一日
考略曰予固上歐陽學士第一書曰觀聖人之
道者宜莫如於孟荀揚韓四君子之書則介甫
此序謂以孟韓之心爲心兩人終身學術蓋未
之有易介甫憶昨詩曰材疎命賤不自揣欲與
稷契遐相希是時介甫年十八九巳以天下爲
巳任今序曰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亦猶是
耳其後歷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或辭館職辭
集賢校理辭同修起居注最後辭執政而歸遂
不復出則皆有故而非高尙其事要君取譽於

讀本

一時其全書可考而知也

慶歷三年癸未年二十三

憶昨詩示諸外弟○憶昨此地相逢時春入窮谷多芳菲短垣囷囷冠翠嶺躑躅萬樹紅相圍幽花媚草錯雜出黃蜂白蝶参差飛此時少壯自負恃意氣與日爭光輝乘閒弄筆戲春色脫落不省旁人譏坐欲持此博軒冕肯言孔孟猶寒饑丙子從親走京國浮塵坌並緇人衣明年親作建昌吏四月挽舡江上磯端居感慨忽自悟青天閃爍無停暉男兒少壯不樹立挾此窮老

將安歸吟哦圖書謝慶弔坐室寂寞生伊威材
疎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遐相希昊天一朝畀
以禍先子泯沒予誰依精神流離肝肺絶眥血
被面無時晞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載厭食鍾山
薇屬聞降詔起羣彥遂自下國趨王畿刻章琢
句獻天子釣取薄祿歡庭闈身著青衫手持版
奔走卒歲官淮沂淮沂無山四封庳獨有廟塔
尤峩巍時時憑高一悵望想見江南多翠微歸
心動蕩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旂騰書漕府私
自列仁者惻隱從其祈暮春三月亂江水勁檣

就正

健帆如轉機還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縱橫
揮出門信馬向何許城郭宛然相識稀永懷前
事不自適却指舅館排山扉當時髫兒戲我側
於今冠佩何頎頎況復邱樊滿秋色蜂蝶摧藏
花草腓令人感嗟千萬緒不忍蒼卒回驂騑畱
當開樽強自慰邀子劇飲毋予違
考畧曰公自丙子以前常隨宦遊至韶州丙子
以後年十七至江寧旋居喪三年慶歷二年成
進士官淮南三年歸臨川即此一詩而二十三
歲以前歷歷可據如是也造謗者謂荆公少年

懷刺見濂溪則眞無其時無其地也江寧舊名建業亦名建康今諸刊本皆云建昌吏是相沿承誤否

讀本

傷仲永○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不使學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見之十二三

讀本

就正

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耶

附雲林圖記書後○凡人之賢不肖皆於其卒也命之始不肖而卒也賢則謂之賢焉可也始賢也而卒不肖則謂之不肖可也金谿雲林三十六峯鄉人危太樸雲林圖記曰近崖山有神

童峰方仲永者實生其下荆國王文公所作傷仲永是也余謂仲永始而通悟綜焉爲泯然衆人見於荆公悼嘆者詳矣則仲永何足以當是山之靈而是山亦何樂藉仲永以受此名哉寻是以嘆誌者因荆公此文而附和之而不知巳失荆公所以垂戒之旨矣世之爲賢不肖者可不知所從事哉乾隆己丑上𦒿書

張刑部詩序（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劉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

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庬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汚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汚者邪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行亦自守不汚者邪豈唯其言而已畀予詩而請序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歷三年八月序

考略曰予嘗有言詩話盛而風雅之道靡矣至宋尤甚而其品益下惟荊公無有卽平日與人論詩亦絕少其不好爲議論與言人短長亦於

此可見矣此序因刑部與楊劉並世故言其文詞染世學者迷其端原然前乎此石守道作怪說則痛詆大年後乎此歐陽公以古學倡天下而文體爲之一變亦以楊劉爲言云刑部名保雍曾子固嘗誌其墓

同學一首别子固○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

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
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
相似也適然乎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
乎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
乎又知所謂賢人者旣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
固作懷友一首遺乎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
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云爾夫安驅徐行轥中
庸之庭而造於其堂室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乎昔
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耳轥
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

就正

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考畧曰介甫同學一首其言及于中庸蓋本之
子固懷友一首原文也中庸二字本出於夫子
之口而載於論語之書其後子思作中庸荀卿
謂案餙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子
思唱之孟子和之則固以中庸爲子思所作又
其後孔叢子載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
子之言或者以爲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
之言有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則已不免有
疑辭矣自是由周秦以及漢唐中間未有從事

中庸專門名家者唐李習之作復性書三篇歐陽子以爲此中庸之義疏爾而又曰不作可也又送太原秀才序則猶若有微辭焉蓋自韓柳而下至北宋若柳仲塗穆伯長孫明復石守道胡翼之李泰伯歐陽永叔曾子固王介甫此皆言道術者總之不離乎孟荀楊韓慶歷元年子固初上歐陽學士書曰仲尼既沒觀聖人之道者莫如孟荀楊韓四君子之書慶歷二年介甫送孫正之序亦曰以孟韓之心爲心則今懷友同學二文雖作於慶歷三年而曰望聖人之中

庸而不能至則固非舉子思全書而言之也其後二公依洪範傳亦皆於子思中庸畧舉其辭尤非若後世言道統者必歸焉且介甫有性情說者甚爲習之下鐵砭者子固懷友一首最後見收於吳氏能改齋漫錄此自是子固少年之文非其至者然而二公立志之蚤望道之卓終其身能砥行立名於後世至今六七百年未有能繼之者尤不能無重感於斯文也文云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蓋在慶歷二年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即在歸臨川時別子固而復之官

淮南也江南郡今之江西前此皆稱江南云

李通叔哀辭 并序

通叔字不疑世爲閩民通叔再從太學進士試斥不遂自京師歸面其親道建溪溪水暴下反其舟溺死年二十八云初予旣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爲諸生常感古人汲汲於友以相鐫切以入於道德予材性生古人下學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鐫切以入於道德予其或者歸爲塗之人而已邪爲此憂懼旣而過通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晬然類君子郎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

言在耳則予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遁
去求其所爲文則一本於古彝虛蕩肆之學蓋
未嘗接于其心誠有以開予者予得而友之憂
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氣類之同而合也通
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期之久也以爲
報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戸庭可策而入
也又不唯喻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焉者
爲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待禮部試留京
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沒而入於愚
也其幾矣明年亦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

之南其也不可以之閩通叔來若何通叔曰是
亦不疑之言也明年從事淮南將問且召焉則
未也或以死狀訃既慟且疑且幸其不然會有
江南之役遇閩人輒問狀還泊東流尉許程者
閩人也乃知訃者信又知隊安石者亦溺死安
石字伯起亦閩人乎嘗問通叔素友獨言伯起
云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乎悲通叔
窮以天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
也作哀辭○我思古人兮維友之求燕處月講
兮行相爲謀相翼以進兮相持以修要歸于道

兮不入于尤卒聖若賢兮其本則然我無以是
兮甚懼以憂猗嗟吾子兮畜德挾材傑然自如
兮不羣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微深匪富貴慕
兮匪賤窮羞日予旣逢兮朝夕共旁仁義之光
兮忠信之陬邪志蕩夷兮正氣獨完吾子賜我
兮於安以嚮倘曰子與兮羽儀于世吾君德澤
此兮淳漓固偷孰神不棐兮隕子于溪子生適
然兮欲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遼予之不就
兮一朝而休死不以所兮誰得子尸誰礈于棺
兮誰坎于邱予欲慟哭兮予豈有聞子不可作

兮予生之愁

考略曰通叔李於慶歷元年明年公簽書淮南判官其言會有江南之役泊東流郎三年歸臨川反揚州而作哀辭也其切於求友必窮六藝以入於道德悲其窮以天不得沛吾君德澤以及於斯民大意與孫正之序曾子固同學一首無以異是不可以不錄也

上徐兵部書 節錄 向蒙執事畀之嚴符開以歸路暮春三月登舟而南浮江絕湖綿二千里風波勁悍雨潦湍猛窮兩月乃至家展先人之墓寧

祖母於堂十年縈鬱一旦釋去戴執事之賜此時唯重還職不時以懼以慙然去父母之道古人所爲避亡也不識執事謂之貴之宜將何加某此月治行承序於左右在旦暮矣

考略曰此書與憶昨詩合故錄之

慶歷四年甲申年二十四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外祖夫人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彊而安事舅姑夫撫子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

歲時以辭幣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戚疏愚艮一無閒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導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爲士無虧行緊夫人之助夫人貧寡言笑鑿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其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覩其禮猶若女婦然覩其色不知其有喜慍也病且革以薄葬命子億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舅藩既誌其葬四年某還自揚州復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繇閨門始後世誌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戾相蕩

以後兟然數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甞或女婦
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鄰里是職
然也豈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
亦教之熄也人匕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矣之宜
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考畧曰黃夫人金谿吳畋之配也畋爲敏之弟
吳氏世居臨川三十里外地名烏石岡所居又
有栢岡金谿自宋開寶始置縣吳敏以淳化三
年成進士而二子芮蒙又繼之金谿以儒起家
未有先於吳氏者也畋之女爲王益夫人則荆

公之母也荆公少年往來外家甚數故其所爲柘岡詩亦多敘之夫人曾太君荆公爲誌其墓曰某實夫人之外孫稱謂不嫌從同而夫人歸之以其孫則荆公夫人之祖母也公與子雱皆吳所自出其被及於外家發祥又如此故予於吳氏墓文皆得備錄之所以志兩家世濟其美云公遷自揚州實三年曰四年不合也以夫人卒之年數之則又似作誌實在四年矣姑錄於此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之三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三自慶歷五年至慶歷七年

慶歷五年乙酉年二十五

附曾鞏上歐陽舍人書未録

考畧曰子固上歐陽舍人書末云鞏之友王安石至庚知其言之非妄也百餘字悉與致蔡書同惟中多嘗與鞏言非先生無足知我也十二字又云此數者近皆爲蔡學士道之蔡君深信是致蔡書後必已得報而後及於歐蔡書首云

慶歷四年五月日此書無年月明文即分錄於
四年五年可也
慶歷五年三月韓琦罷知揚州邵氏聞見錄曰
魏公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爲簽判每讀書至
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
見荆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
君少年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
韓公非知我者魏公後知其賢欲收之門下荆
公終不屈故荆公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
曰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公公薨荆公

疏正

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猶
不忘少年之語也
考略曰謂君少年毋廢書不可自棄郎非知己
之言亦不同於訴辞也曷為必作畫虎圖以詆
之且至數十年後作挽辭而猶不忘之元祐修
神宗實錄采入邵氏聞見錄涑水記聞為多皆
謗書也安石日錄至紹聖初乃出而茲猶必及
之者愈以見作僞者欲藉以實安石之罪而不
覺已自露其拙也并錄公虎圖詩於后
虎圖○壯哉非熊亦非貙目光夾鏡當坐隅橫

行乏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我見心爲動熟視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爲此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槃礴欲畫時睥睨衆史如庸奴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造化論錙銖悲風颯匕吹黃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死樹鳴老烏向之俛啄如哺鶵山牆野壁黃昏後馮婦遙看亦下車

考畧曰據李雁湖注此詩題下云或言公作此詩譏韓忠獻恐無此是雁湖亦不以此錄爲然矣而猶曰或言者爲伯溫諱也是時其父燾作

就正

長編多王邵馬楊范故凡注中言或云者皆爲諸人諱也李注又云或言王介甫歐陽永叔梅聖俞與一時聞人坐中分題賦虎圖介甫先成衆服其敏妙永叔乃袖手據此則諸公分題賦詩必在嘉祐初年是時韓公不在坐又去慶歷十餘年曷爲與諸公賦詩而忽誚及韓公耶況據其說畫虎圖亦非荆公自作此詩秪工於賦物曷何嘗有一言渉於因物寓諷至挽詩則尤周內奇怪矣

涑水記聞曰初韓魏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

就正

簽書判官事魏公雖重其學而不以吏事許之
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
笑而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
字介甫聞以爲輕己由是怨之
考略曰謂王廷評頗識難字此亦何傷於人即
以爲輕己亦何必由是而怨之且廷評既秩滿
而去矣何由而得聞之郎聞之司馬氏又何從
而知其怨而筆之於書尋謂邵馬所錄郎實有
其事皆語言之微無關於身名得失之數而一
則書於數十年之後又百有餘年且有悉采入

名臣言行錄者是皆不可以已乎至延及於王
氏日錄亦太甚矣閱罷爲之三歎

慶曆六年丙戌年二十六

是年公在京師

丙戌五月京師作二首○北風閣雨去不下驚沙
蓊茫亂昏曉傳聞城外八九里雹大如拳死飛
鳥　浮雲離披乆不合太陽獨行乾萬物誰令
昨夜雨滂沱北風蕭〻寒到骨

考畧曰李注云慶曆六年五月甲申雨雹地震
即此年也案次年讀詔書詩曰去秋東出汴河

梁亦郎指此

附曾鞏再與歐陽舍人書○鞏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略曰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尙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書旣達而先生使河北不復得報然心未嘗忘也近復有王回者王向者父平爲御史居京師安石於京師得而友之稱之曰有道君子也以書來言者三四

猶恨鞏之不即見之也則寓其支以來鞏與安石友相信甚至自謂無媿負於古之人覽二子之文而思安石之所稱於是知二子者必魁閎絶特之人不待見而信之已至懐不能隱輒復聞於執事三二子者卓卓如此樹立自有法度其心非苟求聞於人也而鞏汲汲言者非爲三子者計也蓋喜得天下之材而任聖人之道與世之務復思若鞏之淺狹滯拙而先生遇甚厚懼已之不稱則欲得天下之材盡出於先生之門以爲報之一端耳伏惟垂意而察之還以一言

使之是非有定焉回向文三篇如別錄不宜
考畧曰曾子固稱道安石於歐公至於再至於
三是時荆公年二十四所謂文甚古行稱其文
其人爲古今不常有可謂終身不愧乎其言矣
乃近有刊南豐集於所致歐蔡二書末言王安
石者止僅錄其一於此書自其畧曰以下至書
既達書字止刪去一百零一字且又自言其例
曰舊刻再與歐陽舍人書及上蔡學士俱有薦
王安石一段事同而文不異止於前書載之夫
前人重出者可刪則當時曷爲並存而必待六

就正

百餘年後删之乎原其意蓋甚不悅荆公若有
傷於子固知人之明者其實欲并一而删之而
又不得不存其一也且於子固當日惓惓愛友
之心至是盡沒則亦誣子固甚矣則又有於古
今不常有句改爲或亦不常有者郎一句之中
不顧文義之難通如此

附濂溪年譜慶歷六年丙戌濂溪年三十任南
安司理叅軍程珦假倅南安令二子師事之是
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

考畧曰予嘗閱林德頌源流至論貶損荆公不

遺餘力其一曰安石與程明道同學於濂溪以不樂新法而絕予以濂溪荆公二家出處歲月考之所謂同學者此其時耶抑別有其時耶此其地耶抑別有其地耶此與羅景綸載荆公少年懷刺見濂溪同一妄也予別有論著於后

慶歷七年丁亥年二十七

本傳安石簽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是爲慶歷七年

冊曾鞏與王介甫第一書〇鞏啟近託彥弼黄九各奉書當致之鞏至金陵後自宣化渡江來

滁上見歐陽先生任且二十日今從泗上出及舟船侍從以西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歎誦寫不勝其勤閒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蓋古之學者有或氣力不足動人使如此文字不光耀于世吾徒可耻也其重之如此又嘗編文林者悉時人之文佳者此文與足下文多編入矣至此論人事甚衆恨不與足下共講評之其恨無量雖歐公亦然也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胸中事萬萬非面不可道鞏此行至春方應得至京

師也時乞寓書慰區區疾病倘如黃九見時未知竟何如也心中有與足下論者想雖未相見足下之心潛有同者矣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摸擬前人請相度示及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餘俟到京作書去不宣

考略曰子固與王介甫第一書在慶歷七年葢子固致歐陽舍人書後是年至金陵旋往滁上又云今從泗上出及舟船侍從以西又云此行至春方應得至京師及子固侍父疾於南京以

至於卒則猶在於是年故介甫志易占墓曰卒時慶歷丁亥也當慶歷四年子固上歐公書曰安石嘗與鞏言非先生無足知我也今書云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夫以而人交相慕悅之情如此猶遲十餘年乃始相見於至和嘉祐問則凡介甫生平其不肯妄交一人又可知矣介甫慶歷初年文字少開廓亦間喜造語誠有如歐公所云者歐公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予謂此數語卽歐公所以自道而起衰之功遂與昌黎並以是得成其

爲歐陽子之文也夫爲文而求爲似人則人亦必能似之亦安能獨有千古哉介甫英分絕人自命又最高故其後來爲文不惟不似孟韓而亦無有擬似周秦兩漢者此其所以亦成爲荆國之文而獨有千古也觀其常題張司業詩蘇州司業詩名老樂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豈非有見於自然之難及乎昌黎平淮西碑孫莘老謂其叙如書銘如詩而介甫且曰筆墨雖巧終類俳殆亦有合於不必似之之說乎或曰語不可造乎曰詩書六

經之文檀弓左邱明之書皆造語者也揚雄以法言象論語其造語尤甚然非假論語以爲語故能自成爲法言之書三代而下漢以來作者如林如揚雄亦向惡於造語哉

讀詔書○去秋東出汴河梁已見中州旱勢强日射地穿千里赤風吹沙度滿城黄近聞急詔收羣策頗說新年又亢陽賤術縱工難自獻心憂天下獨君王

考畧曰李注云慶歷七年八月錢彥遠奏前歲地震雄霸滄登旁及荆湖幅員千里今復大旱

人心嗷匕此此詩言去秋正彥達輩論奏時又注云慶歷七年三月詔曰自冬訖春旱暵未已五種不入農失作業朕惟災變之來應不虛發殆不敏不明以干上天之怒咎自朕致民實何辜與其降疾于人不若移災于朕自今中外臣僚共指當世切務實封條上又注云降詔在三月則此詩當在春時作也故云新年又亢陽

與馬運判書○運判閣下比奉書即蒙寵荅以感以作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

讀本

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盖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盖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爲耳不得爲則尚何頼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絶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踴

以謂宜料畿兵之駑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脉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考畧曰據書中云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當與讀詔書詩宜並錄于是年公吏縣時惓惓民事先天下之憂而憂如此此等文固不可不錄也

鄞縣經遊記○慶歷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

寅升雞山觀碶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
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
謀作斗門於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
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於瑞巖之開善院遂宿
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
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
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
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峯行十里許復具舟以
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
普寧院日下昃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

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考畧曰史稱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考是年公初抵任其勤已如此史又云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此即異日行青苗之法也此豈有意於厲民與有私於征利哉而後來攻新法者極詆訾之言而不察其心何也歐公他日薦之謂以更吏事兼有時才即治鄞可見矣

上相府書〇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

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爲之焦然恥而憂之瞽聾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葦之詩是也況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伏惟閣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可言則亦閣下之所宜憐者其少失先人今大

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內外數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裘葛具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濡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出也故輒上書闕下願殯先人之邱冢自託於筦庫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材賢聾侏儒之道覽行葦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攄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

者雖愚無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
成士大夫爲子孫之謀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
也黷冐威尊不任皇恐之至
考畧曰據于闿作都官誌云安石知鄞縣慶歷
七年十一月上書乞告塋公明年某月詔曰可
考是年相府賈昌朝陳執中也明年閏正月文
彥博同平章事意潞公知安石實始於此

慶歷八年戊子年二十八

二月癸酉頒慶歷善救方

先大夫述○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爲撫州臨川人

不知始所以從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某以子故
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衛尉寺丞某公考
也公諱某始字損之年十七以文干張公詠張
公奇之改字公舜頁祥符八年得進士第爲建
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既數月皆畏翕然
令頼以治嘗疾病闔縣爲禱祠縣人不時入稅
州咎縣公曰孔目吏尚不時入稅貧民何獨爲
邪郎與校至府門取孔目吏以歸杖二十與之
期三日盡期民之稅亦無不入自將已下皆側
目爲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据爭之以

故事一政吏爲文書謾其上至公輒閣軍有蕭灘號難度以腐船度輒逐吏呼公爲判官灘云豪吏大姓至相與出錢求轉運使下吏出公傾新淦縣縣大治今三十年吏民稱說如公在改太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繁縣改殿中丞到縣條宿姦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一以恩信治之嘗歷歲不笞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夷越無男女之別前守類以爲俗然卽其得可已皆弗究公曰同是人也不可瀆其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邪凡有

萌蘖一切擿發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于市者不敢一塗胡先生瑗爲政範亦擬公此事部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民言虎自斃者五令斷虎頭輿致州爲頌以獻公麾輿者出以頌還令其不喜怫不以其道説之不説也如此蜀劾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部小州郎有變無所可技梧佐吏始殊恐公不爲動獨捕其首五人即日斷流之䕶出之界上刼佐吏固争請付獄既而聞其徒謀若以首赴獄當夜刼之以叛衆乃愈服公完營驛倉庫建坊道隨所施設有

條理長老言自嶺海服朝廷爲吾置州守未有賢公者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閱兩將一以府倚公辦寶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公於忠義孝友非勉也皆游常奉親行獨西川以遠又法不聽在新繁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奉如甚嗇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娛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爲奢居未嘗怒笞子弟每置酒從容爲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亡治亂之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

人望公則亦然卒之官不克其材以夭嗚呼其命也母謝氏以公故封永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女一人適張氏處兩人將以某月日葬某處子某等謹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取信於後世

考畧曰公爻都官墓誌本以此述請銘于子固今獨錄此亦以述與銘其言質實如一皆可並存不朽也公又有先大夫集序曰公之詩君子視之當自知矣不敢贊也公爲文簡而有體類如此又有答韶州張殿丞書亦爲都官而發其

讀本

言尤激昂悲痛可爲千古監戒茲不錄于別有所論著云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鄞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

向之渠川稍〻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瀦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衆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爲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爲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瀦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稺少亦皆懲旱之數而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況其所願欲哉竊以爲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伏

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州既具以聞執事矣顧其厝事之詳尚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考略曰杜杞字偉長世爲金陵人歐陽公誌其墓云慶歷六年徙爲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是公有上杜學士兩書應在七年八年也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公後

來變行新法亦猶是意然不若治鄞時悉著成效以無有旁撓之者也

上運使孫司諫書○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爲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搔動艚戶使不得成其業艚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爲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爲慮也鄞於州爲大邑某爲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

百畝百畝之直爲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一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爲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械以督之鞭械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爲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

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葢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戸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爲則世輒指以爲師故不可不愼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閣下之爲此而師之獨不害閣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閣下之爲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閣下求增購賞以勵

告者故其竊以謂閣下之欲有爲不可不愼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爲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柰何又從而爲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爲閣下惜此也在閣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爲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伏惟閣下常立天子之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爲於世而

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顧欲為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盡廹於公家用調之不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為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閣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閣下於古書無不所觀觀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其辭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尚不肯為安有此而可為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成俗苟以順從為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已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

於上而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爲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閤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聽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于犯云云

考略曰是時公年二十八與上大夫言絶無忌諱如此觀其上孫杜二書及收鹽一詩其爲變民惻怛之心籌畫利害之明雖復老成謀國者弗如宜乎歐陽修薦安石疏云議論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洵非虛譽無如後人錄公文鮮有及之者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之四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四 自皇祐元年至至和二年

皇祐元年己丑年二十九

公在鄞

善救方後序○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伏讀善救方而竊歎曰此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職而天下受其治方今之時可謂有君矣生養之德通乎四海至於

蠻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等雖賤實受命治民不推陛下之恩澤而致之民則恐得罪於天下而無所辭誅謹以刻石樹之縣門外左令觀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序

考畧曰善救方頒於慶歷八年至是刻石而布之必推本於先王不忍人之政其言簡而明大而非夸自是公之文皆可一望而知也

八月以文彥博爲昭文館大學士龐籍爲樞密使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其奏曰公私困竭正

坐冗兵果有患臣請死之帝意遂決於是簡汰陝西及河北諸路羸兵爲民者六萬減廪糧之半者二萬又詔減陝西兵屯內地以省邊費

省兵○有客語省兵省兵非所先方今將不擇獨以兵乘邊前攻已破散後距方完堅以衆亢彼寡雖危猶幸全將既非其才議又不得專兵少敗孰繼胡來飲秦川萬一雖不爾省兵當何緣驕惰習已久去歸隴田不田亦不桑衣食猶兵然省兵豈無時施置有後前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儉慈勞者已息肩游民慕草

野歲熟不在天擇將付以職省兵果有年
李涯先儒嘗言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
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
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
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
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八千仍有在城
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苻堅下淮百萬而謝
元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
適足以資敵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
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自相殘也譬之一

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疏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謹任人閫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申覆皆受廟筭上下相狥安得不敗據此雖言兵以少勝而擇將之說畧與公同

考略曰據綱目皇祐元年八月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公此詩必作於是年大意謂兵不可遽省而省兵必少有時當如豳風七月詩能行王政

使百官勤儉人民給足然後可議省兵亦古者寓兵于農之意也李注謂先儒有言蓋出于河南遺書呂與叔東見錄雁湖全錄于此詩後蓋專言曹操官渡之戰光武昆陽之戰謝元肥水之戰無非以少擊衆者似此書生迂濶使試以閫外之事則直有往而靡耳夫兵之多寡戰之勝敗全在擇將得其人與不得其人未聞專舉兵以少勝爲法也昔王翦秦之名將也始皇欲使伐荊翦言非六十萬人不可其後李信果以二十萬人而敗而翦卒用六十萬人而滅荊則

吾不知與叔所錄又謂之何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寧人黃山谷嘗言豫章有二豪傑雷霆一世世父長耆外兄徐德占德占以才略出于深山窮谷而揭日月于萬夫之上年四十大命實傾使人短氣據此而德占之平生可知矣永樂之敗雖謂之不幸可也元祐諸儒徒以德占嘗見知于王安石呂惠卿遂肆爲詆毀若此至畧其人擁腫輕捷以愉兵家多少之用勝敗之機此尤爲兒童之見最愚劣者而乃以奴才薄禧何哉予考呂氏錄全在以少擊衆以爲省兵之善

郎擇將之說絕與公詩本意不合孔子曰足兵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不云省兵也郎文寵諸公建議汰兵亦汰其冗兵耗食傷農者耳以少擊衆之說雁湖不能刺其大謬不然而顧錄於此若有取焉何也永樂之敗在於元豐五年九月此因雁湖所錄而錄之

皇祐二年庚寅年三十

是年公歸臨川五月二十五日作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又撫州金峯公有題字云皇祐庚寅

自臨川如錢塘過宿此

書陳祁兄弟屋壁○千里歸來倦官身欲尋田宅

豫求鄰能將孝友傳家世鄉邑如君更幾人

李注按公皇祐二年自舒州通判將告歸臨川

訪鄉人作此詩又李注云予於撫州得此詩石

本乃新授將仕郎守惠州河原縣主簿陳祁立

石又張青在補註云公又有與陳君一柬并附

于此安石頓首還做廬幸數對按發有日更承

出餞寵以佳句尤愧作不敢當厚意之辱宿宇

下嘗成一絕今書奉寄想一笑而已秋凉加愛

安石頓首陳君景弟足下九月十二日

登越州城樓○越山長青水長白越人長家山水國可憐客子無定宅一歲三年今復北浮雲縹緲抱城樓東望不見空回頭人間未有歸耕處早晚重來此地遊

李注曰作鄞邑滿秩而歸公春七于鄞猶愛桐鄉之意

皇祐三年辛卯年三十一

是年通判舒州

到舒州次韻答平甫○夜別江船曉解驂秋氣城象

亦潭匕山從樹外青爭出水向沙邊綠半涵行
問嗇夫多不記坐論公瑾少能談只愁地僻無
賓客舊學從誰得指南
考畧曰朱邑少爲桐鄉嗇夫周公瑾廬江舒人
行問多不記坐論少能談地僻少學指南無人
也
舒州七月十一日雨○行看野氣來方勇臥聽秋
聲落竟慳淅瀝未生羅豆水蒼茫空失皖公山
火耕又見無遺種肉食何妨有厚顏巫覡萬端
曾不救只疑天賜雨工閑

考畧曰紀雨傷旱也火耕無遺種憫農也肉食有厚顏刺時也
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公自註皇祐三年九月十六日自州之太湖過懷寧縣山谷乾元寺宿與道人文銳弟安國擁火遊石牛洞見李翺習之書聽泉久之明日復遊乃刻習之後
水冷冷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
竟悵望以空歸
李注據晁无咎以此篇入續楚詞晁云蓋公在
江南時所書野壁辭凡二十四言世以謂具六

讀本

藝羣書之遺味故與其經學典策之文俱傳爲

附黃魯直題山谷石牛洞○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雲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

考略曰據魯直年譜此詩作於元豐三年皇祐中王荆公通守舒州嘗題以詩故山谷亦擬作又云石牛洞在舒之三祖山山谷寺魯直嘗游而樂之因自號山谷道人

附程俱麟臺故事○皇祐三年四月宰臣文彥博言直史館張瓌十餘年不磨勘朝廷獎其退靜嘗特遷兩官今自兩浙轉運使代還差知潁

州亦未嘗以資序自言殿中丞王安石進士第四人及第舊制一任還進所業求試館職安石凡數任並無所陳朝廷特令召試而亦辭以家貧親老且文館之職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大理評事韓維嘗預南省高薦自後五六歲不出仕宦好古嗜學安于退靜並乞特賜甄擢詔賜張瓌三品服召王安石赴闕俟試畢別取旨韓維下學士院與試然二人卒不就試至和二年始以維爲史館檢討嘉祐元年瓌同修起居注四年安石直集賢院

附陳瓘與兩浙安撫陳舍人薦士書節錄曩雖愚所識近世豪傑之士於心遇執事之能推賢不敢隱惜謹取其才行殊尤卓絕素與之交與所聞見而知者敢以爲獻焉有舒州通判王安石者才性賢明篤於古學文辭政事已著聞於時○案此書所共薦者殿中丞致仕胡瑗潁州司法參軍劉彝廬州合肥縣主簿茲不錄此書無年月可考並錄於此

乞免就試狀○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揮發來赴闕就試者伏念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

讀本

弟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任京師比嘗以此自陳乞不就試慢廢朝命尙宜有罪幸蒙寬赦即賜聽許不圖遜事之臣更以臣爲恬退令臣無葬嫁奉養之急而逡巡辭避不敢當淸要之選雖曰恬退可也今特以營私家之急擇利害而行謂之恬退非臣本意兼臣罷縣守闕及今二年有餘老幼未嘗寧宇方欲就任郎令赴闕實於私計有妨伏望聖慈察臣本意止是營私特寢召試指揮且令終滿外任一兩嵗赴本任去訖

舒州被召試不赴偶書○戴盆難與望天兼自笑

虛名亦自嫌穉壞太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獨清

廉

考畧曰安石皇祐三年通判舒州由初仕至是十年從無一牘干謁於貴人之門以求速達文潞公當世大賢居相府首荐安石同時則有陳襄薦士書安石與焉雖以潞公舉其恬退及朝廷召試赴闕猶自言䙚時辭試有故而恬退非其本意又數年則有歐陽修薦之于朝皆稱道其賢如出一口毀者乃謂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

就正

與韓絳弟維及呂公著三人更相稱揚之名始盛而正史采之嗚呼爲是言者亦曾考皇祐三年文潞公以韓維王安石並薦乎亦嘗考陳襄與陳舍人薦士書謂安石文學政事已著聞于時乎亦嘗考嘉祐初歐陽公以王安石呂公著並薦於朝乎而是時劉敞之薦孫侔亦曰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乎由是言之韓維呂公著方藉文歐二公與安石並薦而韓呂豈能重安石安石亦奚藉韓呂以爲重哉夫自皇祐三年至熙寧中間二十年安石聲名滿天下

若范文正公富鄭國韓魏公曾魯公皆爲所稱譽甚久乃毀者置諸君子不言而曰藉韓呂爲重于此見毀者無之而不妄也

皇祐四年壬辰年三十二

通判舒州

老杜詩後集序○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

誤本

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四年壬辰五月日臨川王某序

杜甫畫像○附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入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

州瘦妻偪前子仆後攘匕盜賊森戈矛吟哦當
此時不爲朝廷憂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
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寒颼颼傷屯悼
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
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游
胡仔苕溪漁隱曰李杜畫像古今時人題詠多
矣若杜子美其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
日用心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之矣
考畧曰李注云公不喜李白詩而推敬少陵如
此特以其一飯不忘君而志常在民也予謂少

陵處盜賊干戈流離之際而不忘忠君愛民宜
爲後人所欽慕若介甫身登仕籍無不以愛民
爲心自任以天下之重終身未之有渝何後來
同聲毀公者卒無有能諒其心也公詩高出一
代未嘗自矜其能與較量前人短長則謂不喜
李白詩亦傳之者妄也題像詩不知作於何年
因此序而附錄之

祭范潁州文

考略曰范文正公卒于皇祐四年五月公有祭
文茲不錄然其始曰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

就正

迄終名節無疵末云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
不肖辱公知尤是其生可爲一世之師沒則爲
邦國之憂文正可謂不愧乎其言郎公亦嘗受
知於范公見重於當世大賢固甚早也陳師道
有上蘇公書云文正謂王荆公長於知君子短
於知小人而師道云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以
反置之耳嘗以時考之荆公由簽判淮南知鄞
縣倅舒州凡文正所及見之荆公尙官卑職小
固無有事權能進退人安得有小人附麗之者
公嘗有答孫少述書其天稟疎介與時不相値

生平所得数人而已兄固素知之置此数人復
欲強数指不可詘是君子得與遹周旋者亦少
也何有于小人師道貶斥荊公太甚而并詆之
正所言爲未盡道聽塗說果何所聞而來哉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
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歷中天子以書賜州縣
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争欲以爲師
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
往千餘里磨礱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数而先
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戸至三月轉運使

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塟則卒之明年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嗚呼先生之道德蓄於身而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始先生常以爲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雖然先

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
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尚有
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徃而推存痛其有巳耶
痛其有巳耶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既次以藏
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
其能使先生傳耶

宣州府君喪過金陵詩　○百年難盡此身悲眼入
春風秪涕洟花發鳥啼皆有思忍尋常棣脊令
詩

考略曰安石兄弟七人長安仁常甫次安道勤

甫母徐氏出安石以下皆吳夫人出公誌常甫平甫墓皆言其孝友最隆亦家世實然常甫卒於皇祐三年至四年而葬誌文自明詩曰眼入春風亦四年春也故誌與詩皆錄于四年

皇祐五年癸巳年三十三

通判舒州

發廪○先王有經制頒賚上所行後世不復古貧窮主兼并非民獨如此爲國賴以成築臺尊寡婦入粟至公卿我嘗不忍此願見井地平大意若未就小官苟營營三年佐荒州市有棄餓嬰

駕言發富藏云以救鰥惸崎嶇山谷間百室無
一盈鄉豪已云然罷弱安可生茲地昔豐實土
沃人良耕他州或昔窳貧富不難評豳詩出周
公根本詎宜輕願書七月篇一寤上聰明

感事○賤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豐年不飽食水
旱尙何有雖無剽盜起萬一且不久特愁吏之
爲十室災八九原田敗粟麥欲訴嗟無賕間關
幸見省笞撲隨其後况是交春冬老弱就僵仆
州家閉倉庾縣吏鞭租負鄉鄰銖兩徵坐逮空
南畝取貲官一毫姦桀已云富彼昏方怡然自

謂民父母竭來佐荒郡懍懍常慚疚昔之心所哀今也執其咎乘田聖所勉況乃余之陋內訟敢不勤同憂在僚友

讀本

兼弁附○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黠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已偷聖經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爲材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

寓言刪○婚喪孰不供貸錢免爾縈耕收孰不給傾粟助之生物羸我收之物窘出使營後世不務此區區挫兼弁

李注余嘗見楊龜山誌譚勳墓云公雅不喜王氏或問其故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世之爲奸者借其一說可以自解仗節死誼之士始鮮矣始余以勳言爲過今觀此詩不能無疑又曰公詩嘗云俗儒不之變兼并可無摧而此詩乃復以挫兼弁爲非

考畧曰癸亷詩三年佐荒州市有棄餓嬰李注

云公與皇祐三年倅舒州至和元年除館閣則詩所謂三年者蓋自三年至五年所見閭閻之疾苦官吏之追呼無不具託於詩篇故寓於感事兼幷二詩並錄之寓言又錄之雁湖於寓言詩註曰余嘗見楊龜山誌譚勳墓云公雅不喜王氏或問其故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世之爲奸者借其一說可以自解仗節死誼之士始解体始予以勳言爲過今觀此詩不能無疑又曰公詩嘗云俗儒不知變兼幷可無摧而此詩乃復以摧兼幷爲非考畧曰兼幷詩旣以

就正

兼并爲奸囘矣其云法尙有存者欲言時所咍
郎所謂先王經制與七月之詩是也俗吏不知
方掊克乃爲材固非卽俗儒不知變謂兼并可
無摧亦非也語意本如是耳王寓言詩婚喪補
助諸語皆周官之成法孟子之遺言也末云後
世不務此而徒區區摧兼并猶無益焉覩前詩
本一意相承而至是尤加深切耳雁湖引楊龜
山之言既於辭與意俱失而又以此爲奸其言
深文刻核是豈學道人所宜出此雁湖注兼并
詩并引蘇子由言介甫小丈夫又謂今日民遂

大病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
者豈其然哉子由當元祐時猶謂安石山野之
人於吏事冥無所知安石一生詩文具在何肆
口詆毀至此嘗見子由古史序裁及第三句而
大駭旣而閱古史全書竊憤太史公文雄百代
雖數千年來未見遷之後有遷而乃遭此破碎
滅裂後人輕薄前賢未有如子由之甚者則介
甫之不免受其譏訕又何怪耶龜山集今不見
譚勳墓銘
曾鞏永安縣君謝氏墓誌銘○朱故衛尉寺丞

王公諱用之之夫人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尚書工部郎中諱益之母姓謝氏累封永安縣君其卒皇祐五年之六月十四日其葬於撫州金谿縣之某鄉某原既卒之百有五十一日也其子曰益曰某皆已卒曰某曰某曰孟楚州司理參軍亦已卒其孫曰安仁宣州司户參軍曰安道皆已卒曰安石殿中丞通判舒州曰沆荆南府建寧縣令曰安國曰安禮其曾孫曰某曰某曰某某其墓工部故人之子曾鞏誌之曰王氏由工部之叔父尚書主客郎中贈太常少卿諱觀之

始起家爲能吏遂追榮其父諱某爲尚書職方員外郎至於工部父子遂皆進於朝爲閩人其世濅大夫人及拜其舅與夫之榮而享其子與孫之祿其壽至於九十其卒於撫州之臨川安於其寢余旣與夫人之諸孫遊而常得拜於堂上見其色和其容謹聞其言儉而勤退而聞其爲婦順爲母慈知其所以享其福祿者其宜也已余觀詩人之歌其后妃至於諸侯大夫之妻內修法度輔佐其夫而其效之見則兎罝之人至於江漢汝墳之婦女皆承其化而篤於禮余

固嘆其當是之時上下之間內外相飭何其至也如夫人之賢而使出於其時則必有歌於風而被之於無窮之事若余之鄙其亦曷能知其所至也哉謝氏之祖曰某考曰某銘曰士顯其施其行易知女處於私其有孰窺嚴乚秀眉不見缺虧曷以長之視此銘辭

考畧曰史稱歐陽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按祖母謝氏卒于皇祐五年明年四月改元至和是時歐王尚未相識至至和二年歐公再論水災狀以包拯張瓌呂公著王安石並薦則謝

就正

氏卒巳四年矣狀亦無薦爲諫官語其爲柔撫雜書謬妄可知集中又有薦王安石呂公著劉子兩人堪補諫官小注秖載至和中而不曰某年又注云乙酉中遂不出其言恍惚無據其爲後人攙補亦不無可疑楚公七子安仁安道母徐氏出也安石以下皆吳夫人出而此誌闕安世安上何也王氏由進士起家始於觀之公集有主客郎中王公墓誌銘即觀之也乃諱其字某皆不書名即祖與考及諸子亦無一名者雖有某公兄孫也一語猶不知此誌爲何人而作

洪容齋云碑誌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父祖之功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名字無所隱避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世多只書官如淳于長夏承碑云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之弟李翊碑云牂牁太守曾孫謁者孫從事君元子之類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至於記序之文亦然王荊公為多殆與求文揚名之旨為不相契考畧曰予觀公誌觀之文益信容齋之言為不謬要之凡為文者雖於古人有所自

來亦有不可相沿襲者此類是已因誌中有王
吝起家語遂附述於此

王和元年甲午年三十四
是歲皇祐六年四月朔下德音改元
通州海門興利記○余讀豳詩以其婦子饁彼南
畝田畯至喜嗟乎豳之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
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喜者非自外
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嘆其吏之能民又
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
而已葢不獨法度有以敺之也以賞罰用天下

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幽之吏自爲而
不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耶以余所聞吳
興沈君與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既堤北海
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釃取江南以灌
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
相屬君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爲誘起之
以就功莫不蹶々然奮其憊而來也由是觀之
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敝之餘可勉
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與宗好學知方竟其學
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

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于豳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考略曰公他日告君與世之言吏治者無不以愛民爲心一邑治使天下爲吏一邑者皆治故此等文必廣爲錄之亦欲爲吏者知有所警也

遊褒禪山記節錄○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甫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金谿吳君墓誌銘○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谿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歉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

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蕃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黻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爲甥訂君實

考畧曰金谿本臨川地宋開寶五年始置縣吳氏世居烏石岡吳敏淳化三年進士四子芮賁蕃蒙芮天聖二年進士蒙寶元元年進士故曰以儒起家世冕黻銘詞該核古而奇公嘗銘子固母墓曰宋且百年江之南有名世者先焉是

爲夫人之子雍夫人於此此於戲皆可稱銘辭絕調再考康熙五十九年重修江西省志曰按金谿改場爲縣舊志及通考皆云淳化五年宋史則載開寶五年虞集二孝女贊亦曰開寶初始置縣故以此爲據此言是也科目志吳敏淳化三年進士若五年置縣不應注曰金谿人此亦一證矣、

辭集賢校理狀○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賚到勑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聞命震怖不知所以伏念臣頃者再蒙聖恩召試臣以先臣

未壻二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任京師乞且終滿外任比蒙矜允獲畢所圖而門衰祚薄祖母二兄一嫂相繼喪亡奉養昏嫁壻送之窘比於向時爲甚所以今茲纔至闕下即乞除一在外差遣不願就試以臣疵賤謬蒙拔擢至於館閣之選豈非素願所榮然而不願就試正以舊制入館則當供職一年臣方甚貧勢不可處此臣所以不敢避干譽朝廷之罪而苟欲就其營養之私不圖朝廷不加考試有此除授臣若避佗命之罰受而不能自列則是臣前所乞爲以私養

要君而誤陛下以無名加寵也又聞朝廷特與推恩不俟一年郎與在外差遣且一年供職乃是朝廷舊制臣以何名敢當此恩而累朝廷隳廢久行公共之法又見新制近臣薦舉官吏非條詔指揮不得用例施行令出已來未能十日今臣有此除授乃因近臣薦舉不加考試又非條詔指揮臣雖不肖獨何敢冐過分之寵而以身爲廢法之首乎伏望聖慈察臣本意從臣私欲追還所授特與除一在外合入差遣則使公義不虧於上私行不失於下臣不任激切祈恩

待報之至所有勑牒臣不敢受謹具狀奏聞

辭集賢校理狀二〇右臣三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賚到勑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臣以分當不得已具狀陳列乞追還所授今月五日又准中書差人賚到勑牒令臣受職不得辭免臣以微賤誤蒙采拔非臣隕首足以報稱然分有所不敢受名有所不敢居寧以愚上得罪終不敢冒恩苟止何則臣以擇利辭試而朝廷因以免試推恩是臣以辭試上要朝廷而朝廷果以恩澤副之也不獨傷臣私義固以上累國體此臣

所以惓惓至於再三而終不敢止且勸沮之方失不在大如臣心實擇利而迹有辭讓之嫌以故朝廷特有優假臣恐進趨之士有以窺度聖世將或立小異以近名託虛名以邀利浸成獘俗非復法令所能禁止此亦朝廷所宜愼惜不當遂已成之命而難於追改也竊見近臣比有辭讓官職皆義所當得而特以禮辭讓朝廷固宜必使受之而不聽如臣卑賤今所陳列直以分不當得非敢以爲讓也伏望聖慈聽臣所守特與追還所授臣區區之誠期於得請而後敢

已所有勅牒臣不敢受

至和二年乙未年三十五

是年曾公亮參知政事公有上曾參政書